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三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六



論著

歷代人臣二西漢

狄山張湯

東坡先生

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尔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目之所其難而三之所欲聞也温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張湯論

鄧中丞



或問張湯漢之深文法吏也而其子孫珥貂蟬侍帷幄封爵至七世而不絕漢功巨子孫無如湯之盛者夫深文法吏而能有後者謂天與之也所謂無後者天絕之也夫天絕之者蓋欺天

粹六

一

者也今夫人巨高爵位貴食生人之祿享生人之奉養其蠹賊而莫之去縱其蛇豕而莫之顧偷安於世擇利於已而曰吾不害物以望陰德之報其不得已者則擊搏狐鼠而畏避豺虎侮虐鰥寡而附益強禦噫世之能為是者非欺天者歟積為欺以終其天得不絕之歟按張湯事實湯為漢更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有善則上歸于上下推於掾吏其治獄則曰所值者豪強必舞文巧詆所治者羸弱常於上前口言雖文致於法幸上裁察往往得釋以是觀之則湯之吏定律令務在深文責守職之吏与夫世之人目偷安擇利養蠹賊縱蛇豕者異矣湯之用法務在誅勦豪強哀矜羸弱與夫世之人附益強禦而侮虐鰥寡者異矣噫湯雖深文法吏也積不欺以終其身也天所与也宜其子孫珥貂蟬侍帷幄封爵至七世而不絕也而為史者隨聲背實引湯治淮南獄及誅嚴助伍被二事證湯痛詆諸侯巧排大臣以攻淮南之逆亂助被之邪惡誅有餘矣湯獨痛詆

而巧排之忠矣足以見史筆之誣飾也噫人臣有奉公嫉惡不欺于天不欺于人其生也盜憎民惡其死也良吏從而與反以積欺苟容者為賢無以勸忠矣按湯雖不修文學而能薦接天下賢士大夫身死之日家產不直五百金所得俸賜無他贏餘而丞相三長史畏湯遠誣陷之噫湯忠死且宜其獨有後於漢也

司馬相如

東坡先生

司馬相如謂事漢武開西南事之際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此殆得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賦真知大人者也

相如開創西南夷路

同前

司馬相如始以巧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然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

將

二

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飾靡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議乎卓王孫暴富迂虜也故眩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相如之謂死而不已

同前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疾不往吉日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論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謂護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

司馬相如論

死丘先生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号為正諫拂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系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秦矣起而逢其合持未技

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獨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又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王韓論兵

東坡先生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去意者有他諛巧可以禽之則且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尔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諛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韓安國論

前谿先生

二十一

三

獻言於君者必先審處其事之成敗利害之變思之也精講之也孰質於古而無疑施於今而不悖固執而篤信之雖浮言交至而一定之論確乎其不可移夫然后事有所濟而功有所成豈辨於衆人之論悠悠然無所持循哉且夫君子之論事也非在乎滕口紛紛之際也一可一否係天下之休戚忠言謹論既已一出則富貴不能誘貧賤不能脅雖上喜下悅君怒衆怨而其論未始輟變也安國與王恢議匈奴恢曰擊之便安國曰和親便往反難詰至於四五安國所以不屈於恢者安國誠知當時之計便於和親而不便於征討也是安國豈不為明智通達之士哉及恢創馬邑伏擊之議而安國乃禁無一辭而又左之將兵同至敗事是先王之於夷狄雖以異類畜之然其制馭之上策未嘗道更離於信義信義及矣彼猶不順命于我則師出有名而有必勝之理今恢建言欲詐誘匈奴子馬邑而殺之借使言成事遂漢之信義亦先亡矣此在安國豈可默默哉安國向也以擊之為不便則其詐誘而殺之得為便乎議既異矣固宜

無與乎其間而乃為之秉麾杖鉞号令三軍反稟行恢之為弄
此豈大且所以事天子耶昔人有惡人之為盜者責之曰盜
小人之事不可為也為之必喪其身其人笑曰汝未知為盜之
利害試往焉惡為盜者忘其初言乃為之負囊裹糧先入後出
唯恐穿窬之不至而主人之覺也夫其始戒人之為盜也豈不
善而終則更出智力以助益之可不嗟乎安國之事何以異此
夫和親誠國家之至策惜其持論之不堅朝是夕非然則君子
之所為國慮者安可無所執而蹈詭隨之行歟

汲黯論

崔正言

漢武以雄才大略威加海內衛霍之倫旌旃所向隨輒破滅嚴
助朱買臣司馬相如等東馳西說無不如意當是時天下諸侯
聞風震恐拱手脅息而不敢動淮南乃獨奮其狂謀寔有以移
漢至黯一介之臣直以守節死義而遂憚之何也曰畫陰謀出
奇計立一日之功當時才智之士舉足以辨之然才与智爭之

文六

四

器也非所以服天下也服天下者何也曰氣也何謂也曰刑賞
者足以動天下之心而不足以服天下之氣何以言之利之則
趨害之則避者心之所擇也至獸以至大而不悲劫以至衆而
不恐刀鋸鉞設于前鼎鑊稭斧陳於左而不變者此何物哉
是之謂氣也譬諸水觸之則鳴激之則怒壅之則不知山之為
高谷之為深而必決至疏為大河為巨浸放乎數千万里以順
其所之則水無事矣三代之盛時以直道服天下之氣譬猶風
恬雨霽波瀾不驚安流而赴諸海世衰道微則縱橫汗漫有不
可禦之勢卒乎大亂橫流而後定故漢興一統稍用仁以馴服
之訖數世而小安元成而後恭顯弄權諸王竊命孔光張禹之
徒坐脩邊幅以自託於儒術而不肯救天下之氣固以不平連
延訖於光武宰相之首備真守法中世而下三公率用庸人致
其弊則胡廣趙成之倫紆徐百折与世偃仰而佞夫盈朝賞罰
逆施天下之人叩地號天奔走赴愬而無所聞豪傑俊偉之士

不勝其忿遂將奮其拔劍以誅之而不可得於是退而結天下
賢士仗忠憤為干櫓持高論為戈矛共起而攻之以發其盤桓
怨怒之氣四海之內波蕩而從之卒乎大獄連興禍連怨結而
漢亦由是以亡故曰刑賞者可以動天下之心而不可以服天
下之氣也雖然御天下之道有二曰權與幾惟其權可以通天
下之變惟幾可與成天下之務何則天下安危成敗之勢顧其
風俗何如耳其好惡趣舍必極其所之而後變及其幾而圖之
高居拱手而天下无事不然雖有聖智不能復收故大木之傾
非一繩可維所以發徐雅之歎也

以黯論

陸菴先生

汲黯生高帝時其位不在蕭曹下其智謀出張良陳平上其體
直非三陵周昌比使生又景時但能優容而已矣其言未必能
用也乃生武帝時武帝之于略強明勇斷不可犯其可切自觸
突之耶取死必矣要之義理在而遇強明勇斷者未必死也予

文六

年

嘗謂黯之臨事進諫定不草草先素定裁處於會中而后發
其使東越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其勢常然不足辱天子之
使河内火使黯視之曰家人失火不足憂過河南擅發粟以賑
貧民得使者大体諫不迎渾邪之降請以身代長安令死言胡
人之入市買長安物不當以關出財物于邊關殺无知者文士
方為神馬之歌以媚上黯謂先帝豈能知其音又言殺賢士將
盡誰与共治面折公孫敖之佞陰消淮南王之逆平楨大將軍
青數御史大夫湯之詐當時凜然可畏雖王上不冠不敢見豈
特近古社稷之臣哉非近之也真社稷之臣矣

汲長孺

定菴居士

司馬遷謂汲長孺見公孫洪至丞相封侯張湯至御史大夫褊
心不能死少望夫以長孺高風勁節獨立不懼凜凜乎三代遺
直武帝好媢群臣而不冠不敢見淮南王謀反憚其難忍以非
此何等輩人其視洪湯不止猶蚩蚩也肯与之爭功名富貴哉

持疾惡太甚恐其懷詐飾智深丈夫巧詆終亂國家真可惡耳嗚呼
西漢俗尚詭譎迂雖曰負不羈之才而區區一心營職不過欲
親媚主上又烏能盡知長孺哉東坡稱本朝太宗時士大夫猶
有西漢風况在今日乎其間端直之士立朝挺挺奮身為國排
擊姦邪而世俗不以褊心譏之者鮮矣可勝惜哉

汲黯論

曲肱先生

漢高帝不喜儒制漢基者未嘗乏人武帝好儒而漢業病矣宣
帝不喜儒而中興其子元帝好儒孝宣之業衰焉夫所謂儒者
政賴以扶持宗社輔成人主而漢之數君用儒者輒不効不用
者皆有大功予以是知汲黯之毀儒面辱公孫其意深矣昔者
佈公以三尺劍取天下良平為柄韓彭為鋒灌逢為鉞蕭曹為
脊樊鄴為鐔一幸而施惠於秦再幸而鉏暴於楚當是時也如
執虞舜之干羽如秉周武王之旄鉞如五經所規春秋所是君
人治國之道不遺毫芒矣彼數公者屠沽刀筆之下馴裁教化

文六

六

斟酌仁義戴佈公以行其素心皆商阿衡呂尚父之事業謂之
非儒者可乎至武皇帝則不然所恃以為真儒而用之者公孫
丞相一人如汲黯之正直純誠質厚遠謚庶幾古之十六人也
帝知其為社稷巨而畏之數以忤旨不用然虽尊寵公孫洪而
天下輕之雖不用汲黯而天下重之故淮南之反視洪如鼓豸
振落而獨憚內史也方洪徒步對策時知武帝欲有為已能刺
取上意以謂暮年而變臣尚切遲之卒以語至宰相引張廷尉
桑大夫為之時睨而高帝之法紛然亂矣予以謂武帝之治窮
兵黷武盜半天下以用公孫洪故至於此然而姦雄不敢起未
至於亡國者以汲黯在朝故也由此觀之用儒之效果何如孝
宣鑿武帝之失故其治質而不求華實而不求名吏職民安朝
以邴魏之深明治體奉行故事天下之人如釋畫餅而得稻粿
之飽去霧縠而有大布之温豈皆儒者辯惠紛更之賜哉初元
之君不知出此牽制優柔用匪其人章衡之徒雖醞藉優游皆

持祿阿諛無甚術業史稱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譏之深矣夫儒者有益於國則一而其用之異也忠信而正直易祿而難畜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事君而君無過治民而民不憂若是而儒者儒也飾儒以取名辯說以希進阿諛以陷其君者盜也武帝舍汲黯而盜公孫洪舍實而用名求儒而得盜也幾何而不敗人之國乎苟况作書雖不純於聖人然其論大儒之効古以周公為言庶幾知儒者之効矣嗚呼姬且不世有不然則得汲黯輩而用之足矣而武帝謂黯為顛為妄發為不學豈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亦儒者之盜歟

汲黯類孔北海

金華先生

方漢魏其侯竇嬰上書論救灌夫與大將軍威武田蚡互相詆訐武帝問廷臣兩人孰是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初是魏其後不敢堅唯汲黯獨是魏其而張湯為御史大夫權震天下丞相取充位而已唯汲黯獨數言責湯此乃孔北海理盛孝章而折曹操也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之黯蓋北海之徒歟如安國小人也始稜於威重繼一語以從王恢而兵禍終於武帝之世幾以喪邦今復觀壁首鼠以致外戚先老非罪之誅而當時則至誠子善者使之猶不敢堅其議武帝真不仁哉

粹六

七

汲黯似伯夷

箕山先生

淮南有謀權汲黯而寢之武帝於黯非親之於耳目也淮南憚之無乃挺然不可犯淮南聞其風而自折衄者歟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武帝奴視衛青而不冠不見黯夫以萬乘猶加嚴憚彼諸王畏而下之且哉黯與伯夷異世而同歸矣傳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此之謂也

汲黯論

趙編修

周衰聖王不作無道德教化以陶成士類而一時人子皆因其若之好尚以成風俗縱橫於戰國刑名於嬴秦浸淫至於西漢

而極矣始高帝生長兵間不識俎豆之事自以為得天、以馬上故慢罵儒士而黷食其叔孫通之徒至更名易服徇其嗜好以求用故終高帝之世天下不知有稽古禮文之事文景在位崇尚黃老清淨之術一時之士務樸訥長者朝廷之上亟言人過而石建周昌之流翰衣污垢競為齷齪庸行之謹故終文景世天下無復儼儼奇異之節及武帝少年即位銳於異作陋高帝馬上之語而表章六經恢崇儒學賦奏春和親之策而大將軍遠征沙漠懲文景後世之失而修舉政事鼎新百度然武帝好儒而不知真儒故公孫洪倪寬緣飾經術附會文辭以阿其所好讓夷狄而無神武之略故衛青霍去病握重兵出入朔方二十年而無成功求治而不得要故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張湯之流更進用事談詩書舞法律以迎合取容一大將當世無敢名者况敢觸天子逆鱗哉故自高祖至武帝百餘年間天下之士闐然自媚於世而阿諛之風牢不可破獨汲長孺以邁性之

粹六

八

氣行不可奪之志危言數論一掃其弊非三代遺直何以至此使漢廷臣人人如黯則漢湯必不能希世用事於當時况光張禹必不能容悅誤國於后世而漢業亦未易遽衰也嗚呼士風所在闕時盛衰可不謹歟然而西漢以直名者亦有矣狄山直而失於踈朱雲直而失於在蓋寬饒直而失於訐楊友直而失於誅徒竊一時之名皆無益於人之國若夫黯之直則根於仁義切於治體而無四者之失向使武帝納其內多欲外施仁義之言而尚恭儉則唐虞之治可以致納其和親勿用兵之言而征伐罷則末年哀痛之詔可以不下聞刀筆三公之語而不貴用湯則文景刑措之治不難復聞積薪用人之語而少加歷試則公孫子必不能徒步取丞相而終身可以處無過之地矣夫西漢之士固阿諛也人主於正直之士加尊寵之使重於世猶可救風俗之弊武帝之待黯陽為尊憚而陰踈忌之故容悅得遜而臣下靡然遂成風俗末年權臣擅命攘神矣而在廷無直

諫守死者一人以破姦雄之膽其弊蓋在於當時士大夫隨君
好尚而無特立之操故余因讀汲長孺傳并論西漢士風以為
後世戒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

文六

九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

論著

歷代人臣三西漢

司馬遷論

賢節先生

古今異情而千世之傳難以考故遠舉者常失於迂誕而不經治亂殊世而當時之變得以揆故近取者每怪其簡脫踈悟而不能周也論著之士雖以記錄為功而精裁銓擇足以標準於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徑取科摘務存梗槩而已三五之代不得而詳其文闕陋備舛固缺不幾於太略歟所書之事得一二於十百無足怪也所聞異辭所見異辭摺摭而備錄牢籠而博採參較異同類聚區分而編次紬繹宜其囊括而無遺故秦漢而下條貫有倫歷然可觀不幾於太詳歟耳目所接則緇銖無爽無足怪也此不知而作成於闕文整齊故事則不若博物洽聞之為愈歟司馬遷之書略推三代而每詳秦漢班固嘗言之

六二

矣可得而論也以區區之秦散從解紛以東攘雄諸侯且信威於天下斂手而事者常恐其後游說之士憑軾而西嚮圖一統之業不為易矣矜武任力以暴虐始禍二世而亡推而言之者宜詳於此也以成卒散亡之眾徒手奮呼群起而亡秦高祖撥亂誅暴仗義約法股肱蕭曹腹心良平爪牙信布騫馭英雄用三傑以屈群策八年之間鋒鏑之所交權智之所用酈生騶縱橫之辯陸賈述存亡之語婁敬建萬世之安叔孫新一時之制興王之迹原始要終業巨而事叢矣推而言之者宜詳於此也秦并海內識其詳者戰國策漢定天下識其詳者楚漢春秋至於高祖知馬上得之而不可以治也著秦之所以失見吾之所以得者新語漢之為漢且士十載故老流俗尚能言之討論遺編放失舊聞筆削所採網羅貫牙宜無脫略之累矣夫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勤苦而僅得者功相萬也賈誼之徒借秦喻漢可謂詳悉輟毫洒牘無所施其能則聚墨而發明者無幾乘傳

車探禹穴復何爲哉者不可之典垂將來之法隱顯必該其纖靡失若鴈行魚貫舉一而可尋固非凌駕前作而直取肯綮也明統業於帝紀紀勳庸於世家標智能於列傳謹歲月於年表譜謀之損益詳於本末形勢之強弱詳其得失大而禮樂律歷詳於沿革小而平準河渠詳於利害天官詳於推文而考應封禪詳於儲福而薦成國躰世務具備於方冊之中包舉大端特振於宏綱委曲細事不遺於纖芥以不羈之才少露鋒穎而好奇多愛致疑於取舍之間則秦漢之事言每詳焉可也文景已前隨世哀撥簡不及漏可得而詳大初之後闕而不錄善惡汨汨有所未盡書景之失譏武之過不少假借使後世或謂武帝不誅馬遷得傳謗書於後然本紀卒至湮沒而不行不可得而詳又如此也然魯之二生商之四皓有司書之實難見他傳遠多殘缺謂嘗從征伐詳知楚漢之事者周繆爾考其始終曾無少聞所可詳者或疑於略也佞倖之細刺客之靡猶胥馬道其所長而沐猴之譏腐儒之罵彈筮之歌留侯之若婦人女子項羽之重瞳取不爲益去不爲損與夫酈生之見高祖刑落未盡煩蕪相因所可略者又疑於煩也立言記事斟酌是非以權輿作者而因淺仍俗不可勝數以遷之博極群書才稱良史而尚爾耶然採放遺逸摠括緒餘考其文質而不俚揆其論辯而不華張輔嘗謂其以五十萬言書三千年事以爲固不如遷又不知捨秦漢而觀則所存固其略也切謂孔聖之書昭襄而降載其行事每詳於宣成之前謂隨聞見而成傳自宜如此至定哀之間多微辭則雖其詳且不可得馬遷所以詳近而言者捨秦漢將安書乎

司馬遷論上

宛丘先生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馬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絀紲

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已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同前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士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婁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余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故嬰為蚡皆庸人不孝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天屠沽之人也鬪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蚩蚩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爭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粹七

三

司馬遷論

淮海先生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措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利勢而羞貧賤則非里閭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目觀之不然彼實有所見鼓激而去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亘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軍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孝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遷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生黃老而後六經豈非

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深刻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貨貨殖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獨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囂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于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誠鄉曲之笑與季次原憲此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例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容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英雄崇勢利而賤貧賤豈非

文七

四

有激而亡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然稱其所長况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无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无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平有取也

子長遊說

馬學上

余友蓋邦式嘗為余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切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余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字者每於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余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恠之處將為子同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正仁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止而為書今於其書觀

之則其平生之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游大江見狂瀾驚
波陰風怒號逼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
波彭蠡之瀦涵渾大虛呼吸万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滄瀟而
淵深見九嶷之芊絲巫山之嵯峩陽臺朝雲夕君梧暮煙態度無
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文妍媚而鬱紆泛沅渡湘
吊夫人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班班而不知魚腹之骨尚
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切過大梁之墟覩楚漢之戰場
想見項羽之喑焉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万馬大弓長
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北登龍門念
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而不見
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郊覩夫
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
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兒凡天地之間万物之變可驚可愕可
以悟心使人憂使人悲者于長盡取而為文章變化出沒如萬

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余謂欲學子長
之為文先學子長之游可也不知學游以採奇而欲操筆弄墨
組織府肉熟者乃其常耳昔公孫善舞劍而學書者見之乃入於
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學之方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
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是子果能為
我遊者乎吾觀夫子醉把醖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
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
乎子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人不可以有不平之氣也有不平之氣必有矯枉過直之言言
至於過直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人之所以矯枉者蓋欲
使其直也今既過其直則吾之言先不直矣又何以責彼之不
直乎切嘗譬之天下之輕重至於權而後定天下之長短至於

度而後定人之執權以罔市利者多以重為輕而取它人之物則以斤為兩以兩為銖其失輕重之平世之所同患也今人之執度以罔市利者多以長為短而取他人之物故以尺為寸以寸為分其失長短之平世之所同患也苟為權之失其平則蓋反其本矣今乃矯其輕以為重以銖為兩以兩為斤雖輕重之不同其失權之平則一也苟以度為失其平則蓋反其本矣今乃矯其短以為長以寸為尺以尺為丈雖長短之不同而失度之平則一也彼失於輕此失於重彼失於短此失於長雖殄滅之直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何以大相過是故天下有一定之理君子有至平之言增之毫釐則太過損之毫釐則不及苟憤世嫉邪而為矯枉過直之言則所矯之枉未息而過直之言先見矣老子之言芻狗欲矯封吝之弊也其弊不除而反立韓非之寡恩公羊之論無時欲矯畔亂之患也其患不除而反啓漢民之濫刑荀卿之殺詩書欲矯章句之習也其習不除而反開李

斯之坑儒欲去一害復召一害安在其為善立言者邪昔司馬遷述史記自黃帝止於麟趾成一家之言其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黃老也其序游俠退處士而進英雄所以矯群臣之齷齪也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卑貧賤所以激武帝之興利也蓋遷雖橫就刑戮處於汚俗之中困於心衡於慮損激之氣形於簡策故其言每過直而不自知焉及稽其流弊則自遷之先黃老而虛浮之說愈勝自遷之進英雄而閭里之姦愈熾自遷之崇勢利而貨賂之風愈熾彼何晏之清談少降之暴橫靈帝之鬻官皆遷有以啓之也始欲救弊終反生弊始欲正患終反生患善立言者果如是乎雖然遷之矯枉過直而未嘗不微見其意焉其叙傳固先黃老矣而又曰先人有言孔子卒有能紹而明之正身傳維春秋本意也其傳游俠固進英雄矣而又曰原憲獨行不合於世蔬食不厭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所以見其進處士之本意也其傳貨殖固崇勢利

矣而又曰俗之所漸浸久矣雖戶談以眇論終不能化所以見其輕利勢之本意也遷之意欲使李者知向日之言乃吾一時矯枉過直之言尔當以今言為正然遷同特見其本意以示李者曷若言必慮其所終而無過直之害哉以是知君子之言誠不可苟也

公孫弘論

漢中丞

漢四百年唯武昭宣之世得人為盛前史摠為之論而稱讚之然李蔡之人品當時目之下中楊敞之對客其妻与之參語蔡義之庸懦李朝有老嫗之誦焉而卒李蔡位至三公楊敞蔡義以給事霍光幕府並至丞相其故何哉武昭宣非不求人也當時非乏賢也蓋平津取容非引李蔡無以見已之賢博陸持權非用楊敞蔡義則無以便已之私故遂汲黯罪董生殺主父而引李蔡則平津獨賢矣抑望之黜魏相而相楊敞則博陸愈尊矣噫抑遠賢後蔽君耳目引不如已為自固之計此人目之利

文七

七

非人主之益天下之福也故擇小臣者訪之大目可也擇大目而謀之大目必有不得其情者矣試請言其情夫利同者相忌勢均者相疑人且欲得其君則惡人之賢於已也欲使其私則惡人之度於已也欲匿其姦則惡人之察於已也故擇大目而謀之大目必有不得其情者矣此人君擇目之術也不可以不察也古語有云女入宮見妬士入朝見嫉昔晉武帝擇採嬪御使揚后選之后揀出其美麗者獨取其長大者夫擇大目而謀之大目其蔽豈不近於此耶晏嬰齊之賢相也毀孔子而遂之臧武仲魯之名卿也斥展禽而廢之高氏匡氏鮑氏齊之大家也害穰苴而毀之公叔田文魏之忠臣也嫉吳起而讒之此數目之情偽不可不知也噫鄙夫事君莫不有求得患失之憂才且得志亦不免功名彼我之心為人君者欲得才傑輔弼之臣不能詢事考言深思獨斷而舉用之欲擇大臣而謀於大臣或亦不得其賢矣

仲舒言符命

東谿先生

董仲舒曰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及至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東谿先生曰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而仲舒對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者請之符乃引白魚流火之證是皆物之變化而非真符柳宗元作正符謂在德不在物又曰仲舒言災異者故以物化為符瑞

衛青論

死丘先生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皆若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于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

文七

八

願而非不足也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當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願不重耶青田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實之事至絕口而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使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機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使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古子儀夫善勝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厚善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灌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

然哉

衛青不薦士

東溪先生

衛青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東溪先生曰大目招賢納士以輔佐國家而不結私黨與何所不可魏其武安但崇私交非為國家者加尚氣怙勢以是滅其宗以衛青之謙下而招賢待士必無田竇之釁但青短於學古資六書士故以田竇自釋去

李陵論

淮海先生

巨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斃水生之虫不疾而易冰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立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計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

粹七

九

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盭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太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為兵下之劍肉而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也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

擊之則碎為百焉乎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二帥將輜重陵心取之不致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衝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日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庭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帥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李陵論

何博士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諱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

粹七

十

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之與李陵是也方漢武之大治匈奴衛霍之與貳師皆其大將也二人者之偏裨類皆當世之選然求其壯勇敢決能得士死力者未有以過陵也漢武召之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為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之能直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持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探田負糧徒步深入策勞摩備為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蹙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虜角而異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摧敗者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之又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

萬之師轉鬪千里，安得不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荆，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可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眾將信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恐，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願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謹受命，翦遂將之破荆而滅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眾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果易敵，可以厲人，難以專將。世主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其奮勵氣節，霆擊勢搏，則前無堅心，

粹七

士

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於憤蹙而不濟。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為前將軍，青從廣出東道，少回遠之。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向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青陰受上旨以廣數騎，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氣，勝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逞，且有以自效，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擯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奔之，匈奴僥倖於或勝及其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可悔惜也。嗟乎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周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勲名自終。三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

之所以爲將無以異於陵墓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
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效而合其
軀不然則復也亦殞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八

論著

歷代人臣四

四

李廣論

王賢良

知人雖難而用之亦未易也始能知之則終能用之使之各盡其才而無有餘不足之病斯以為善用人矣若知而不用則如無知若用而不當則如無用昔李廣以出奇之才而不及大用天下多傷之是豈知用才之意歟且文帝固嘗言言之矣以廣生高帝時万户侯不足道也然世不察以帝知廣之才而不能用此豈文帝之意哉廣之為人也多奇而易窮輕變而無重方高帝時四分五裂之時也天下之人救左則失右救右則失左方是時也李廣可以或出而立奇功若天下既平而持權用兵乃大將之事也此惟隱厚有謀然後中當世之用曰非廣之所長矣向高帝方擾攘之間所以深信而屢用

東子之謀覆秦

六

一

誅楚而卒有天下其君臣相得亦已至矣六之安呂后問帝後事則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而在周勃以其厚重少文而足以安劉氏且平無攘天下之資而又非有韓彭之志帝安得而疑之亦以其不時而已矣蓋用智則傷譎好奇則多危此可以治亂而不可以守成故高帝之所不與也然則文帝之不用李廣蓋謂此邪王者之師必出於万全故其有事則先勝而後戰然猶懼其不足用也故三令而五申之先之以盟誓重之以勸戒制法謹嚴則堅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其行如川其徐如林其疾如雷故師出而無敵於天下此穰苴所以勝於未戰也將果可以無法乎今廣之用兵則不然其行無部曲戰無行伍屯無刁斗守無扞衛此林谷散闔之法所將不過千人足矣過此其能為之乎春秋之時楚師救鄭過險不整姚句耳高知其先能秦師伐鄭入險而脫王孫滿猶知其必敗且列國之帥一不重固則覆亡之不暇况天下之大而數奇安可為萬全計宜文帝

之所不欲也

鄒陽枚乘

龜山先生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道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向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朱賈臣論

曲肱先生

漢武帝喜詞章故郡國能文之士魚鱗雜遝而進相如起於蜀嚴助起於吳吾丘壽王起於趙皆以俊偉博辯得幸天子登金門上玉堂奉清閒之宴不為不達矣然數子以游談不根之詞快諸不經之語參預國事有足為害者數子中賈臣尤為沾沾小人偶能詞賦耳方負新行歌未嘗不欲一日取富貴以驕其妻妾也故搖尾俯首乞丐於計吏待詔公重自薦而不知取卒由嚴助得進夫以無取之人處天子左右二信計策有

粹八

二

所裨益難矣帝初即位自以雄才大略承二安富之後意在鞭笞四夷奮興百度猶能曰朕初即位不欲以虎符發天下兵意尚知兵役非易舉事也當時之臣若能以高祖創業之難文帝持守之道諄諄告之使兢兢業業猶能回其好大喜功之心况於逢其惡哉東甌南越之伐在當時未見深害由蚡公孫洪必欲諫止之豈以帝方銳意征討不迎其鋒而戢之則窮兵黷武之志自此始矣賈臣輩非不能發一語為助方希帝旨持偽辨厚詞之挫折卒起東南二役嚴助賈臣啓之也致帝內費廩藏外竭民力居者嬰屯守行者困轉輸暴骨遍野盜賊羊天下其罪大矣晚惡張湯凌折屢欲死之殆無以泄其暴怒抑鬱之氣乃告湯陰事湯自殺而身亦被誅天道豈遠哉其懷絃趨郡歌艷一時特足以驕小人身死名腐與餓死溝中者耳其妻之言未為過也何足道哉

嚴助

東溪先生

上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士以喻人然
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貴者弗能奪也東溪先生曰武帝富
於春秋方欲興百度攘四夷非羣荒恤後事之時也嚴助誠知
黯當稱黯善曰黯才無不可然於議論國是閑邪守正以諫諍
置人主於無過之地此尤其所長乃曰居官無以喻人輔少主
貴者弗能奪黯常使河內守東海為使而使為吏而吏非居官
士以愈人者輔少主守成似騁黯才息豈可為強壯之主言
耶助之言非特不足以盡黯亦非武帝之非也故帝雖然助言
然於黯無所外進蓋由助緩其用也

主父偃論

夏文莊公

夫儒者立言措意訓出垂範布在方策播之無窮非隨時之義
然漢武待學者以不次之位楊雄司馬相如平津侯董仲舒之
徒以大材稱言東方朔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流以上書
被用雖昧國朝規制而左右義以折時

辨八

三

諫伐匈奴之事排兵革去戰爭謂得其地而不得其民不足
用秦竭天下之力却地千里而鹵不生五穀暴兵露師以守河
北飛芻輓粟不足糧餉邊境靡敝而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言世
務之急甚中治道故上歎其見晚歲有四遷之榮極言之祿亦
厚矣求諫之賞亦重矣是時上方覽事於夷狄北欲城築朔方
國用不足而權酷筭緡鹽鐵之利並行民苦其弊平津侯議罷
四遠無用之郡偃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
奴內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戲何忘本之甚矣前言澤
鹵而此言肥饒豈地變歟前言不足而此言有用豈事之變歟
人之無常不可以為鑒况士平其進也危言高論俾經致諫以
令人望言其害也如彼其貴也甘言邪說希旨苟合以自固位
言其利也如此語不于常終始違廷豈可以聖人之道而進身
以小人之邪而因位得非曰暮途遠固行逆施令色亂偽以譎
一人壽去罪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詩云

士也居極二三其德傳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哀哉假聖人之途而成小人之私負乘致寇言其不達矣當未買臣之十難平津侯不得其一史籍不載莫知其詳苟能舉此以難建策者固將說服矣

蕭望之論

居元獻公

引恭石顯之讓蕭望之也其夫人獨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朱雲而雲勸其自裁至使人君拊手而驚馬却食而泣哀慟左右極乎憤惋既而不絕其封國歲祠其冢墓由此觀之苟望之不死則倚以為相必矣儻因而斥退燕黨薦延忠直廓大明之曠翳恢盛業於悠遠力之不逮則以死繼焉編毛太山唯義所歸不其壯歟不其偉歟捨是而不圖自經於溝瀆為疋夫疋婦之誅決凶豎之姦計為人君於過惡其不智而無名也甚矣彼朱雲者真所謂不得中行而狂狷者也採賸幾也迨平婦人之明又以見聖賢擇言不以人廢於斯驗矣

辨八

四

蕭望之論

文公

子嘗論望之之為人也始以經術論議有餘引是非承大體居位持重有直質而無流心身為儒宗臨大節而不奪信乎中與之名臣已然或取名而忌其上慕古而不適事顯已而果於用辯好任而固能擇人斯亦賢人有所蔽乎春秋不捨許世子之罪世子賢者也君子因可責而責之所以昭別淑慝使後之亂臣賊子無所緣旁以竄其惡嗟然知功罪之不得相掩故子竊用論去當地節之初西表內叛軍興殺貴裁足相給於長張敞建言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入教贖罪務實邊郡賢於橫斂可謂上術矣望之乃援堯桀義利之分天漢盜賊之驗引古自高追其實効苟以謀不已出悞私任情韓延壽治東郡為天下最代望之為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匹縣莫不以詞訟自言者名出望之遠甚望之因令御史按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十餘万延壽亦校望之故彙彙錢百

万于時望之得君由是上不直正壽窮竟所失望之卒以見壽
修治車申三百万僭上不道以弃市論此則取名息上之一驗
馮奉世奉使西域於時莎車殺漢使劫諸國謀降匈奴奉世策
其雄張則西域非復漢有遂節諭諸國發兵誅之威震西海大
宛請服可謂敵王所擒歎難未萌矣宣帝美其功議欲封之望
之建白以高制還命不可為法開後奉使者為國生事奉世用
是不得封取壽昌奏言糴穀三輔省關東漕卒三万人令邊郡
皆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糴權節其用名曰常平
望之知其得幸于上不能无少望復言壽昌習於商均分封之
事未足任且如故上不聽民果便之此慕古不適事之二驗
張敞既為京兆朝廷大議自勸便宜公卿皆服与望之于定國
相善元帝即位或言敞名巨且傳輔太子望之以敞任治煩亂
乱非師傅器乃罷之知丙吉長者上所素重勸言三公非人
評裁陳功亦以過甚此則顯已用辯之三、亡之世望之數

文八

五

夏身陳治乱惡石頭之傾側而漏其幾謀

一論誑而納其

說終之君巨開隙使姦倭合而軋之此則好在不擇人之四驗
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巨也斯可尚矣若前
之四驗寧所望於蕭傅乎君子是以知材全之難

蕭望之近古社稷巨論

玉基王公

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堯舜之時蠻夷猶夏命皋陶作士文王
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夫堯舜文王皆帝王之盛
時夷狄猶未盡循服況后世乎漢高帝既有天下困於平城之
圍高后女主遭其媿侮久矣文帝恭儉以德化民中國安樂矣
而有匈奴之憂帝自將兵苑中而又親屈万乘之尊以伸亞夫
之軍當宁而歎恨无廉頗李牧凡以為匈奴故也乃至武帝命
將出征伐取胡方師行二十年而中國亦耗盜賊並起至宣帝
之世匈奴始衰議者欲因其壞乱卒兵滅之獨蕭望之建議謂
兵不以義動恐勞而无功不若遣使存問輔其微弱救其灾患

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其後呼韓邪單于來朝而社稷安大哉蕭望之之議也雖臯陶復生無以復過史曰請近古社稷巨如望之者真社稷之臣矣何名為近哉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以事君為容悅者也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望之初為平原太守雅意本朝內不自得後為左馮翊即移病不視事蓋汲汲於進取者非所謂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及以大臣輔少主不能守正持重優游不迫以釋小人之疑而輕用鄭朋後復絕之卒不免恭顯之讒繼之以死又非所謂大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然其性素剛根于忠義身為儒宗論諫有餘比之事君以為容悅者蓋若霄壤矣而忠言嘉謀如議匈奴事漢至賴之尊榮數世以尊言非安社稷之臣也哉

蕭望之劉向論

劉先生

文八

六

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丁 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以上心開明人才眾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官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且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抹甚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客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被蓋有所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

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矣夫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邪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孽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愛國敦篤者矣

蕭望之論

東萊先生

君子必有堅忍不拔之操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焉呼小人之害君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則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則必污之遇人之剛者則必折之遇人之直者則必誣之蓋介者必不受污剛者必不受折直者必不受誣凡此者君子之所忌也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君子不知而墮其計中大則死小則士前後相望可不為大哀乎昔也有奪嫡之

粹八

七

謀謂優施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日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又不忍人精潔易辱不忍人自七驪姬用其計以歸胙誣申生申生自殺魏公叔為相尚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君先與武侯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試延以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辭矣君因召吳起與歸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戕君也則必辭公叔用其計吳起果辭武侯疑之遂奔楚夫申生有精潔易辱之形見於外故優施因其間而排之吳起有節廉喜名之形見於外故公叔亦因其間而排之使二人渾然天成削去圭角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則小人亦安能乘間而犯吾之所忌哉蕭望之秉直道而不容於恭顯終於殺其身吾以望之亦有罪焉望之自始見霍光不肯露索挾持甘心於抱關之役其後為平原太守則不自得為左馮翊則移病為御史大夫則與丙吉鈞禮其介然剛偏狷潔之操不以一毫挫於

人天下共知之矣當其顯之欲害望之深思熟慮以為望之帝
之師傅著節老臣苟驟使帝誅之誰肯從之惟納之囹圄使俯
首對刀筆吏則望之則福必不受辱忍而死遂收望之下廷尉
而望之果如其所料終以自殺恭顯定計於前收效於後如取
如攜無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不能出於小人之所料此
有志之士所以為之流涕太息而不能已歟嗚呼望之社稷之
鎮也使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盡用恭顯亦終有所忌憚而
不敢發其惡亦少瘳矣幸而天假之年至于成帝之世安知其
不能坐銷王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死生實漢室之所由存亡
也望之縱不自惜獨不為漢惜乎又况望之素以大儒自處一
且臨事乃自經溝瀆與田元侯廟之徒比豈天弃漢而奪其魄
耶何其謬戾若斯之甚也

邴吉論

司馬溫公

邴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

祥八

八

之以為言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曰職且談者美
之意切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
設而陰陽不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于
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治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
時至万物阜安雖古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
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邴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
之不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
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
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
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又又誰歟昔士會
為政晉國之盜泚奔于秦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
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
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
各有其官則左右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

可坐而誦耶愚以為邴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諂問以掩其跡抑亦自欺而已

邴吉論

宛丘先生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傲倖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傲倖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皆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既宣帝於死能純一自獨貪一馭吏

粹八

九

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天

丙魏得失

南軒先生

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御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賊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田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它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間矣故子其潛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丙吉深厚不伐在它人亦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其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揚暉之死則亦莫敢採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辨二婦之死

其豈事之小者邪蓋刑若是其於大辨何其有語其卓識蓋不遠相遠矣

陳湯論

宛丘先生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大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且如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葦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論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當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矣所惡夫賞矯

粹八

十

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有少也夫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得功者又寡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今日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遠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功褒顯之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馱也下令曰有能得秦主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主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自得秦主矣寡人其真益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

論著

歷代人臣五 西漢

趙充國

東坡先生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虜軍行卷中言諭阻卒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護疲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王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去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曰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知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日未有止障也一有能言一事其言

十

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常言之上不我取也我則無資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况於以死守而不欺言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班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天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羗寇不知其能功亦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况二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玄爾

趙充國論

宛丘先生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以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外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丘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

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爲邀倖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天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國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君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被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扼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万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強此兩人斬敵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漢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至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其終須利危殆國中空

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殞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麴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匈奴踐與茫蓋百計而謀矣匈奴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彘獨不可而至稱解之亦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爲出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万之衆至百計處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夫君臣相與之際此最安危成敗之機而不可以不察蓋其禮雖親而其意則甚疎其迹雖邇而其心則甚遠是故君之所欲者以利害而臣之所爲者以名高則公而不通君之所故者以

名高而臣之所為者以厚利則汚而不潔君之所欲者以譎詐而臣之所為者以故常則泥而不圓君之所欲者以故常而臣之所為者以譎變則詐而不信幸而相容而不相疾則必至於擯斥削奪以終其身不幸而讒險之人因其君之不忍而芥蒂於其間則頽醞梟磔殘家覆族者繼踵跡而適足以快小人之忿夫以文帝之賢賈誼之識而位不踰於王傳武皇之明公黜之忠而官不過於列卿者蓋文帝之所好者黃老之術而賈誼之所長者遇禮義之言武皇之所喜者申韓之書而公黜之所守者遇清淨之道暨之以方鑿入圓枘此其所以齟齬而不相得也昔者黃霸有能名於潁川之時及其為相則號令風采不及於治郡之日故望實日減而識議者遂以為苛察煩碎之才豈可以臨民而非代天理物之器此不足以知霸也夫趙廣漢尹翁歸薛宣何並朱博之徒摘虱以為智撓獄以為明猛而不能和察而不能容於術數而忽道德重法令而輕教化是故不

可以大任而施之於廢理弼諧之地則必苛碎瑣屑而適足以亂天下若霸者豈類是哉當霸之治潁川仁及於民則鰥寡孤獨貧窮之微无所不全愛被於物則收養孳乳種植之絕無所不育教行於俗則義夫節婦孝悌之行屢出於其時化感於神則鳳凰神雀祥瑞之物駢集於其域孟子曰五畝之宅環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而以為王道之始且孟子之言疑若其淺也而其用則甚大蓋天下之民各安其室各勤其業富足而無寒餒之憂壽考而無疾苦之患父母有養妻子有奉而和順輯睦則雖使張儀范雎之徒日誘於其前而使之訛梁跋扈以為亂則必勃然而怒惟恐其汙已何者養生喪死之樂足以奪於其心則不敢輕犯天子之法夫霸之為政亦何以異此苟使其推而行之以及於天下則何為而不可哉蓋當是時宣帝方行雜霸之政以威斷齊天下懲大臣恣

橫之弊思革其風而督責之說勝而霸之所為非夫歲月之所
能行是以乖離睽阻而不相合夫以優游寬厚之教而說剛明
嚴察之主譬猶胡越容貌之不相入霸之見短實本於此嗚呼
以霸之已効之功一有不合而遂致排黜之不暇則夫抱瑰奇
雄偉之略困於草莽崑死之中而為腐儒小生之所譏訶訕笑
者亦何可勝言哉

王吉貢禹優劣

張待制

漢之亂兆于宣帝而成于元帝蓋其君臣之間皆有罪焉宣帝
知為政而不知有教化元帝知節儉而不知有權斷也王吉嘗
謂宣帝試言之矣蓋不過區區婚媵車服之節固未足以為教
化姑以探帝意必可以大有為而後盡發其蘊也宣帝以其言
迂闊不用而吉遂謝病引去及元帝即位其勢視宣帝時已大
變矣貢禹推本節儉及復曲折為元帝言之大率與王吉相表
裏帝雖虛心聽從而卒不能以救漢之亡也夫元帝之所乏者

文九

四

豈節儉哉吉以此補宣帝之不及而不見用其罪在宣帝禹乃
因元帝所有餘而益言之是將為容悅者也其罪在禹自高帝
迄于文景始務為寬大博厚慈祥之政求以化天下而秦人併
居評語之俗猶未能變武昭固不暇也宣帝可以為矣而專以
申韓刻核之術為治一年之間至子殺父妻殺夫者凡若干其
視秦俗固不遠哉當其時漢雖未亂而俗已大亂矣蕭望之於
元帝有師傅之尊有輔相之重而恭顯以術殺之夫以貴重大
臣而死於一二閹入之手蓋雖方死不足以塞責而于得免冠
致謝即置不問寧殺望之而不忍加毫髮於恭顯非厚於此而
薄於彼也其權斷不足也彼其悖逆不道如是而不誅焉尚何
以持天下哉故漢之亡元帝寔成之也用此觀之吉蓋有意於
救俗之弊而禹特容悅而已二人所言同其取舍異如此班固
附禹傳於吉之末遂與龔勝薛方清節之士同列焉嗚呼其亦
未知禹之情耶

于定國

東萊先生

治獄者非死生禍福不入其心未足與議也蓋生死禍福入其心則迫於權勢奪於威武雖有平恕之士亦變而為暴酷矣張歐之在文景時世共謂之長者也每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慈祥豈弟之風溫然可挹也至於與莊青翟等劫是錯加以大逆元道之罪腰斬錯而父母妻子同產死少長皆弃市其殘賊忍雖張湯杜周亦不過如此以其前後觀之判然若二人焉此死它歐雖天資平恕而中初死所守故當景帝之怒錯則震懼失趣甬免順指陷於暴酷而不能自收也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後世言治獄者必稽焉然若嘗考其實亦非歐之流耳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而以甘露二年迁御史大夫凡十七年之間麗於刑書者無不出於定國也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蓋寬饒以神爵元年誅韓延壽以五鳳元年誅楊渾以二年誅皆當定國為廷尉之

文元

五

時焉此四誅者宣帝之大過而千載之所痛憤流涕者也吾不知定國嘗爭之耶其亦未嘗爭之耶若其不爭則其罪固元所逃就使嘗爭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未聞可以不從而但已也爭而不爭其失等耳夫定國身為廷尉上則陷君為淫刑之主下則資暴酷之吏以事君則不忠以謀已則不智不忠不智君子之大節已虧矣乃反屬意於郡國請讞之間略於大而謹於小吾未見其為平恕也向使定國初剛毅之操不以死生禍福移其心如張釋之斷犯躡盜環之獄雖帝之所甚怒而必輕之劾太子梁王之失雖帝之所甚愛而必糾之當官而行不北不茹則趙蓋韓楊之徒亦庶幾不死矣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定國獨未見此論耶

劉尚論

龜山先生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書學又與選中

可謂遇主矣其後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坑口
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
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死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
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亦事其義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成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
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頭之於漢也連籍私
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非所以朝升而暮罷
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矣
彼方欲肆其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
去之而自心而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慘
罹於君未嘗不為之大息也嗚呼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
不振悲夫

劉向論

東萊先生

文九

六

人臣事君之義有不可見止者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觀其
所處之地如何且義所當止雖如齊宣之受万鍾而孟子終不
受義所當為雖如商辛之削心斂而比干終不退苟得其道則
進退不同而同歸於是苟失其義則進退不同同歸於非烏呼
非知親疏之義者孰能其行而不悖乎是故三諫不聽而逃之
者疎也臣道之三諫不聽而隨之者親也子道也孟子在衣冠為
疎故當以君道自處比干在商為親故當以子道自處知孟子
之所止則知比干之所以為也知比干之所為則知孟子之所
以止也孟子比干易地則皆然劉向生於元成間前困於恭顯
之讒後困於王氏之排斥屢獲屢排而直言正論曾不少衰
或者則責以不可則止之義殊不知向與漢同姓豈可忍然同
疎遠之臣哉諫而又諫繼之以死可也且元成之昏亂不足以
有為向非不知之矣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特以吾之義而已是
數乘盜之非也非迂也假外戚以上書非詐也訟三氏之強盜

非注也蹈殺身之危機非愚也親之之義不得不然也向嘗告陳湯曰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五朝吾而不言誰當言者噫斯言也其見向之本心乎昔屈原亦楚之宗族事懷王襄王盡忠而不見答擯弃沉寃徘徊不忍去至投汨羅以死人皆以屈原不能高舉遠逝全身遠害逸之賈誼亦吊之曰歷九州而拍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是豈知原之心哉惟劉向所處之地所處之義與屈原同出一轍故作九嘆以悼屈原以已之心度屈原之心以已之時度屈原之時相望數百歲若見其肺腑焉其辭曰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悟而錫還又曰興離騷之微文兮冀憲修之一悟還子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向之言雖為原而發亦所以自道也蓋原與向皆同姓之巨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雖其君之昏亂勢窮遠絕方且為於不可為之時言於不可言之際瞻瞻之忠獨觀望於萬一焉是所以為忠孝之至也世俗乃以疎遠之義而加貴戚之巨槩以強活名之可謂不知類矣

文九

孔光論

宛丘先生

昔者聖人所以深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二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殺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夫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天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盡忠竭節勇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壁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救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為三公不敢以賔客見君之再曰是二者賢者之所為歟以為賢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擠之說君之私而諂奉嬖幸之賤人者不廢為賢也則夫亦少矣以謂燕欬則出之賢之者何也善其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習足以欺人蓋足以容身彌縫其惡使人窺之也難哉常言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尤能力救三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斷喪漢氏若非光歟習如三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余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耻賤事用心不侈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趣事赴功往往有成晉人之俗高簡海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以實是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士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為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尚實責功則人心不侈不羞賤事夫下尚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患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趣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於其間哉是以舉世尚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才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尚實之至

文九

實技乃出日講月練異能乃見秦亞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士交馳勇者効力辯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尚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微兵士憤世嫉邪名譽可尊相誇或風黨與交與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此之時舉世尚名三國短世余習不絕雄如曹操猶明許劭晉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求為美觀而不究行事盡言其敗染污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不亦宜乎此則東漢尚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興先王崇之以激也勸俗故曰名譽以崇之有其實而有名者出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益失於實益失於名漢以實強晉以名衰豈不明哉

孔光論

定庵先生

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書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巨大罪也夫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成湯在位仲虺所稱不曰

無過而曰改過不吝人主有過臣能言之聽之而改是乃顯其聖也聽雖不改而朝有直臣亦人主之美何謂章主之過耶觀光雖不希旨苟合然事或不從不敢強諫且與匡衡張禹同科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其當日所言決不能犯顏逆耳責難於君也然則光之前藁非懼章主之過蓋其議論有愧於心不欲示人亦所以自揜尔若乃忠言嘉謨惓惓納君於善以身徇國無所畏避如唐魏鄭公陸宣公本朝范希文司馬君實等則不必削藁自應著之簡冊垂示將來非唯足以感悟當時人主使萬世之下治天下國家者皆可以為鑒焉其為忠直至矣光之前藁班固無譏後世亦以為當然故有慕之者如高士廉戴曹馬周等且以太宗之明諫然不行言無不聽二三子亦何必以是為忠耶

孔光亡西漢

全華先生

唐明皇以涼州都督牛仙安為尚書張九齡執不可明皇怒曰

粹九

九

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者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日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漢孔光與董賢並為三公不獨無愧矣哀帝欲尊寵賢及哀帝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冠拜謁迎送甚謹不敢以胥客鈞敵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議大夫常侍於是賢權與人主侔矣使賢先王莽以篡漢光亦將從之也其後哀帝晏駕莽在散地王氏中微而丁傅亦已衰退俱不得預朝廷之義於是時光不因其幾以擯去外戚引用何武等斥逐賢而立長君漢之社稷未必中奪也乃拱手聽母后自用莽以代賢而立幼主復承莽風言以濟其惡至莽為安漢公宰衡大事去矣始稱疾辭位予故曰亡西漢者孔光也當文帝末年高祖舊臣如絳灌張敖已死乃相申屠嘉且無可言者猶能力責太中大夫鄧通欲行斬之以肅朝廷之禮通頓首盡出血乃解嘉本以蹶張用而光名儒者身

為大臣歷事三朝始則下董賢以固寵終則討王莽以致暮光
可逃萬世之誅哉九齡雖以排仙客忤明皇而罷政事然至今
大節與日月爭光甄豐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而本非
欲莽居攝也莽羽翼已成既遂即真乃託符命徒豐為更始將
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慙默而已小人見利忘義以苟言貴
卒以免於污辱乃知守正徇道為大安大榮也小人亦可懲
創矣夫

杜欽論

定庵先生

人君舉動必由至誠故天下感悅莫敢謗議豈有謀為不誠以
自掩其過而欺惑民聽欲止百姓之流言哉漢成帝既殺王章
衆庶竟之杜欽乃說王鳳曰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
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不如因章事舉直
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三罪下若此則流言銷釋
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嗚呼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使章可殺當

粹九

十

昭示其罪今既坐直言反誣以為不然天下亦豈肯信耶况欽
在鳳幕最為親厚既不能朝夕預以勸戒迨其專政太甚乃始
以為言章之論鳳專權此社稷大計欽乃令鳳上疏祈哀由是
帝不忍廢至鳳心慙欲退又引周公事使鳳不日疑故鳳復起
而章遂及誅然則章之死欽有力也既死而復用此策且使天
子謀為不誠以自掩其過而欺惑民心欽之罪惡莫與為比前
史不識更稱其補過將美豈不謬哉靖康丙午五月既逐諫官
御史乃六月一日下詔俚羣臣毋有所諱咸進直言此當茲邪
蔽君取欽之策而行焉士庶聞之莫不竊笑自此號令不足取
信於人遂及禍難嗟乎欽知為鳳謀不知為漢謀王氏之篡實
始於鳳使非固能原欽用心痛加誅斥則後世終不敢引此以
肆其誣罔也作史者褒貶不明為禍豈細哉

自元成以後居位大臣有可取者否 南軒先生

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輒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

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
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
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
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
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
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
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
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
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予所云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
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頤及華傳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
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昔當時
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



